

● 第1辑 方言·俗话·谚语与民间信仰·民间传说·民间故事·民间歌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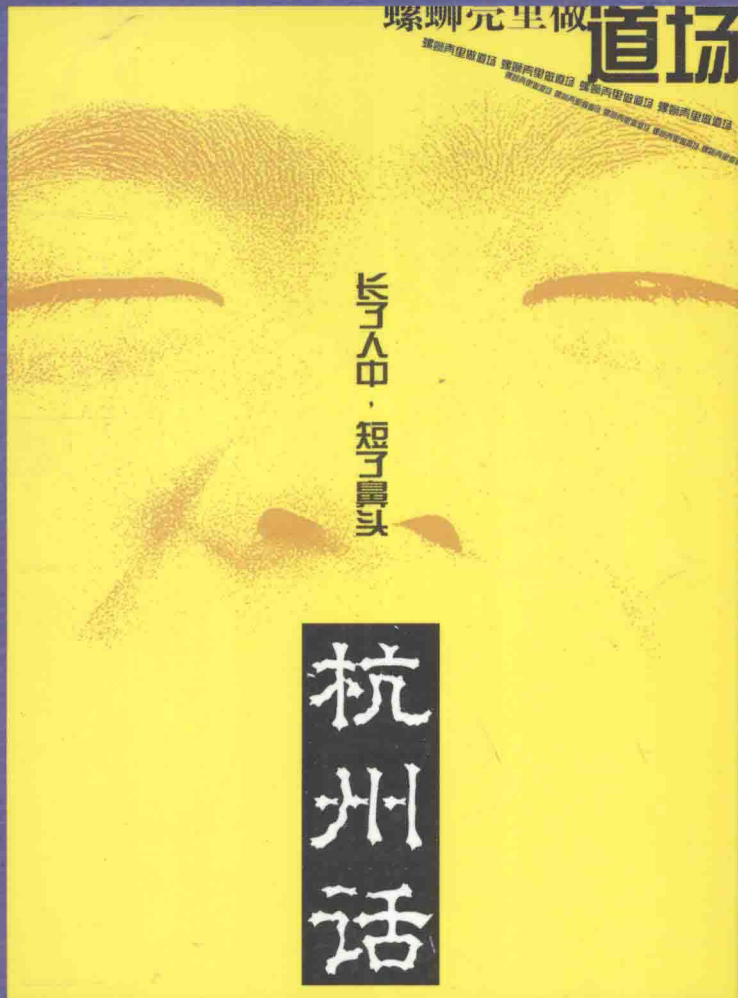
● 第2辑 方言·俗话·谚语与民间信仰·民间传说·民间故事·民间歌谣

● 第3辑 方言·俗话·谚语与民间信仰·民间传说·民间故事·民间歌谣

● 第4辑 方言·俗话·谚语与民间信仰·民间传说·民间故事·民间歌谣

● 第5辑 方言·俗话·谚语与民间信仰·民间传说·民间故事·民间歌谣

● 第6辑 方言·俗话·谚语与民间信仰·民间传说·民间故事·民间歌谣



杭儿风情丛书

ZHEJIANGSHEYINGCHUBANSHE

浙江摄影出版社

曹晓波 著

● 第7辑 方言·俗话·谚语与民间信仰·民间传说·民间故事·民间歌谣

● 第8辑 方言·俗话·谚语与民间信仰·民间传说·民间故事·民间歌谣

杭 州 话

杭儿风情丛书

曹晓波 著

浙江摄影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任 鲸

文字编辑：王文元

装帧设计：任惠安

责任校对：程翠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杭州话 / 曹晓波著. — 杭州: 浙江摄影出版社,
2005.2

(杭儿风情丛书)

ISBN 7-80686-290-0

I. 杭... II. 曹... III. ①吴语—方言研究—杭州市
IV. H1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005346号

杭州话

杭儿风情丛书

曹晓波 著

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: 310006 电话: 0571-85159574)

网址: www.zjpub.org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制版: 杭州海得宝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: 浙江兴发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70千字

印张: 7

印数: 0001~3000

2005年2月第1版

2005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686-290-0/H·2

定价: 23.00元

关于《杭州话》的说明

作为历史文化名城，最能够显示其底蕴的东西，大概就是地方的语言。写《杭州话》的目的，最初也是为了让读者看到这一点。所以，每一篇中不同语境的举例，力求通俗、风趣，贴近市井。在为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基础上，也力求文字的文化内涵。这种雅俗共赏中的“雅”，也许能为方言研究者提供一点参考。

收入本书的文字，有一小部分曾经见诸于杭城的几家报纸的副刊。收入本书，又经过一定的增删。前三十篇，是以宋明以来的话本丛书及稗官野史为引证，对一些方言的历史由来，以及它们在坊间市井中的使用语境，以率性闲适的随笔形式作一述说。譬如以“牙”代“钱”的这一种说法，不少方言研究者认为，是宋明时期的“牙行”、“牙侩”衍生过来的。但从明朝晚期的《金瓶梅》一书中可以看出，以“牙”作“钱”的杭州方言，至少在明代以前就存在于坊巷的口语之中了。作为南宋以后的半官方语言的杭州话，一直以来在口语中保留了这么一种历史的延续。

第二类杭州话是指以古汉语的书面词进入口语的共十四篇。这也是南宋时期官方语言对杭州本著人自说山话的一种矫枉过正。譬如“幽”、“谪”、“觅”等，以及它们在方言中的几种使用和市井中不同语境的含义变化。为了说明方言在这一面的有根有据，举例力

的说明

求贴近生活，有趣有噱。

第三类的杭州话，共三十九篇。是地方性很强的俚语，譬如“打棚”、“大反山东”，在写出它们市井一面的同时，也写出它们文化的一面。不少词也有一定的文化渊源，譬如“搨”、“滑二”、“豁翎子”等。

第四类是场景式的，共八篇。以杭州话说故事的形式表达，以求说出话题本身所具有的或者所引申的含义。这一类故事的语言和情节都具有一定的漫画式的夸张，和普通话也有相对的可比性。在这一类里，收入了两篇曾在《杭州日报》上刊用过的“杭州话托福考试”的“卷子”，读者在一笑之余，多少也能对方言有一些理解。

《拾萃》收集的是杭州话中比较有特色的、但又不为外地人所轻易理解的词语。这中间有不少的文字，也反映出了市井语言的历史延续性。为此，尽量从明清话本中提供一些实例，佐以认识。

后记《再说杭州话》，力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杭州话作一探讨，给全篇的率性闲适的随笔风格再增添一些自以为是学术性的东西。

本书若有不当之处，还望专家、学者给予指正。

曹晓波

2004年3月5日

“燥话”作序

杭州人说“燥”，很有性情。譬如同事间闲扯起6+1的福利彩票，为了一个五百万的大奖怎么花，各执己见，越扯越玄，越争越凶。结果肝火上行，青筋直暴，伤了和气。事后静心一想，大家都说这是“燥仗”。

“燥”这个字，杭州人读成 sāo，《辞海》注这个音是异读。不过，异读了以后，“燥”的意思还是形容没有水分或者水分很少。由此引申到行为、举止，便是一种活脱脱的干瘪噜苏，缺乏滋润。譬如老婆提议去逛商店，老公说，燥逛我是不去的。老婆说，你不要燥话（这里的“话”杭州人读 wō），要你去，总要给你花钞票的。当然，做老公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。袋儿里要是只有几十块钱，这种逛店，累人累眼，杭州人称为“燥逛”。以“燥”组词，杭州话中还有许多。比如，改了不顺叫“燥改”，没有效益的埋头苦干叫“燥做”，没有伴奏的清唱叫“燥唱”。不胜枚举。

燥到极点，杭州人说是“雪燥”。大概天上的雪到了随风而散，不能场化的时候，便是燥的极点。对此，杭人还有一个说法叫“雪燥刮得”，“雪燥”到这种程度，只能是一种北方的景观，可见此词也是汴京人士偏安以后才有的语言。与“燥”相反的一个词叫“湿”。杭州人说“湿”，又是一种意趣，比如“湿干净”、“湿清爽”，说的都是物事在湿的时候，能呈现出它在视觉上的洁净。但这只是湿的时候，燥了，你看污迹就阡陌纵横地出来了。当然，此“湿”也可以写作“煞”，表达的意思大致一样，说的也都是一种洁净的程度，意境却大相径庭。

“燥”的另一个相反的词，杭州人叫“潮”。一句“潮了”，是对无可挽救的事物最简练的总结。下雨天见了结巴，杭州人会打趣地说“潮了”（cāo liáo）。当结巴的话特别多时，杭州人往往会调侃：今天是不是阴天？“潮”的这种用法，大概和南方多雨、万物容易霉变有关。可见，与“湿”、“潮”相比，“燥”应该是一个好字，至少该有它褒义的一面。有意思的是，在杭州人的方言中，与“燥”组成的词汇，却是以贬义的为多，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方言现象。

北人好扯，南人重矜。“燥”的妙用，大半也是因为杭州人矜中求简、持中求奇的思路。不过，时下流行“燥”，也不尽是潮流一族的创新。早在清朝初期的文坛，有一位雅俗共赏的大名士，在杭城写下一本小说叫《无声戏》，第一回说的是刘貌姑殉情的段子。说到貌姑“扑通”一声投江自尽的时候，

围观者方才知貌姑“那辱骂富翁的招数，不过是顺带公文，燥燥脾胃”。按时下的说法，刘貌姑殉情是真，那些辱骂富翁的话，只是顺手牵羊，燥话了几句罢了。这位用“燥”字入文的大名士叫李渔，也许，这也是“燥”在杭州话中的滥觞。

“燥”有一个褒义的用法，是“豪燥”。你看节日大庆或者西湖博览会期间，公厕门口，长龙似的队伍中，有一个词是杭州人张口就来的：豪燥！“豪”为直爽干脆，“燥”不拖泥带水。俞平伯先生早年在杭州生活，凡是述及杭州城里的文字，多有地方语言的使用。比如他在北京所著的《燕知草》中说：自己懒得动笔，拿起来很费力，放下却很豪燥。朱自清先生极喜欢这种“纯粹口语”，他为此文作序时说：“恕我拟于不伦，（此）像吴山四景园驰名的油酥饼——那饼是入口就化，不留渣滓的。”对于方言的入文和纯方言的写作，朱自清先生也极为赞赏，他在《诵读教学》一文中写道：“赞成以一种方言作为标准语，和欣赏以其他方言进行写作，这似乎有些矛盾，其实是相反相成的。”

如果说，把朱自清先生的这一段文字看做是对方言为文的一种赞赏，下面的一个例子，便是对杭州话的“雾里看花”了。贾平凹先生在《读稿人语》这一篇随笔中说：“一友人游杭州归来，极力夸赞某一公园门口的对联怎么怎么地好。问对联内容，说上联是□□□□□□□，下联是□□□□□□春。只记得最后一个字。”如此读来，这几个缺字的方块，像极《废都》中有意营造的对不洁文字的删削，着实让那些没有到过杭州的人，凭空生出了许多联想。也许贾先生要说的意思是，在文字的概念上或者是语言的表述上，杭州并没有给人留下一些深刻的东西，类似他的家乡商州那种地方语言的风格。

现代人一方面在追求“大”化，以至于世界越来越相接近。另一方面还是欣赏本土的东西，对越来越接近的东西感到不满与反感。这也是现代人的文化特点。相同的城市、相同的服饰、相同的花园，人们还是希望在相同中看到一些不同。这一种可能，大概也只有方言才能承担。

说了这一些，都是“燥话”，还是希望那些到过杭州，或者仍在杭城生活的外地人，读完这一本杭州人写的“燥话”，多少也能得到朱自清先生那种“入口就化”的感觉。

关于《杭州话》的说明

“燥话”作序

008 / 局

010 / 兑

012 / 梟

014 / 虾

016 / 剡

018 / 牙

020 / 掇

022 / 作

026 / 趁

028 / 绒

030 / 揎

032 / 擗与搯

034 / 爪与花儿

036 / 鞞与气泡

038 / 按揭

040 / 撮空

042 / 倒灶

044 / 海马

046 / 调排

048 / 利其

050 / 勒克

052 / 众生

簾儿 / 054

刻板与推板 / 056

来会与拷瓦升儿 / 058

三脚猫 / 060

外路绅士 / 062

稀调钵头 / 064

白说山话 / 066

舌鞞与食饥 / 068

觅 / 072

趟 / 074

远 / 078

囡 / 080

谄 / 082

掙 / 084

幽 / 086

凉 / 088

馐与小落回 / 090

懈光与壳儿 / 094

件儿饭与门板饭与劳保饭 / 098

发大兴 / 100

活得要藏 / 102

忒发忒发 / 104

胀 / 106

搯 / 108

110 / 榨	出骨全新 / 166
112 / 眊	虾儿无血 / 168
114 / 耳	漠而阁之 / 170
118 / 莽	大反山东 / 172
120 / 捺	没有承目 / 174
122 / 戳	刨黄瓜儿 / 176
124 / 挽	多礼数吃遭数 / 178
126 / 发靛	大青娘, 桂花香 / 180
128 / 揸落	螺蛳壳里做道场 / 182
130 / 卤儿	眼花落花, 猫拖酱瓜 / 184
132 / 着虞	长了人中, 短了鼻头 / 186
134 / 滑二	一等那摩温与一只鼎 / 188
136 / 打棚	盘儿合着碗价钱 / 190
138 / 扬盘与洋盘	移 / 194
142 / 失撇	泰 / 196
144 / 梦人儿	麻袋 / 198
146 / 掰包儿	斗课 / 200
148 / 入魔窟	暗钩儿 / 202
150 / 豁翎子	黑漆皮灯笼 / 204
152 / 哑哑鸣	“食品专业”研究生托福试卷 / 206
154 / 撮结头	“人类学”研究生托福试卷 / 208
158 / 拉司客与吃电枪	杭州话拾萃 / 210
162 / 在乎理当	再说杭州话
164 / 没数没章	

关于《杭州话》的说明

“燥话”作序

- 008 / 局
- 010 / 兑
- 012 / 梟
- 014 / 虾
- 016 / 剡
- 018 / 牙
- 020 / 掇
- 022 / 作
- 026 / 趁
- 028 / 绒
- 030 / 揎
- 032 / 擗与搯
- 034 / 爪与花儿
- 036 / 鞞与气泡

- 038 / 按揭
- 040 / 撮空
- 042 / 倒灶
- 044 / 海马
- 046 / 调排
- 048 / 利其
- 050 / 勒克
- 052 / 众生

簞儿 / 054

刻板与推板 / 056

来会与拷瓦升儿 / 058

三脚猫 / 060

外路绅士 / 062

稀调钵头 / 064

白说山话 / 066

舌鞞与食饥 / 068

觅 / 072

趟 / 074

远 / 078

囡 / 080

谄 / 082

掙 / 084

幽 / 086

弼 / 088

馐与小落回 / 090

懈光与壳儿 / 094

件儿饭与门板饭与劳保饭 / 098

发大兴 / 100

活得要藏 / 102

忒发忒发 / 104

胀 / 106

搯 / 108

110 / 榨	出骨全新 / 166
112 / 眊	虾儿无血 / 168
114 / 耳	漠而阁之 / 170
118 / 莽	大反山东 / 172
120 / 捺	没有承目 / 174
122 / 戳	刨黄瓜儿 / 176
124 / 挽	多礼数吃遭数 / 178
126 / 发靛	大青娘，桂花香 / 180
128 / 揸落	螺蛳壳里做道场 / 182
130 / 卤儿	眼花落花，猫拖酱瓜 / 184
132 / 着魔	长了人中，短了鼻头 / 186
134 / 滑二	一等那摩温与一只鼎 / 188
136 / 打棚	盘儿合着碗价钱 / 190
138 / 扬盘与洋盘	移 / 194
142 / 失撇	泰 / 196
144 / 梦人儿	麻袋 / 198
146 / 掰包儿	斗课 / 200
148 / 入魔窟	暗钩儿 / 202
150 / 豁翎子	黑漆皮灯笼 / 204
152 / 哑哑鸣	“食品专业”研究生托福试卷 / 206
154 / 撮结头	“人类学”研究生托福试卷 / 208
158 / 拉司客与吃电枪	杭州话拾萃 / 210
162 / 在乎理当	再说杭州话
164 / 没数没章	

关于《杭州话》的说明

作为历史文化名城，最能够显示其底蕴的东西，大概就是地方的语言。写《杭州话》的目的，最初也是为了让读者看到这一点。所以，每一篇中不同语境的举例，力求通俗、风趣，贴近市井。在为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基础上，也力求文字的文化内涵。这种雅俗共赏中的“雅”，也许能为方言研究者提供一点参考。

收入本书的文字，有一小部分曾经见诸于杭城的几家报纸的副刊。收入本书，又经过一定的增删。前三十篇，是以宋明以来的话本丛书及稗官野史为引证，对一些方言的历史由来，以及它们在坊间市井中的使用语境，以率性闲适的随笔形式作一述说。譬如以“牙”代“钱”的这一种说法，不少方言研究者认为，是宋明时期的“牙行”、“牙侩”衍生过来的。但从明朝晚期的《金瓶梅》一书中可以看出，以“牙”作“钱”的杭州方言，至少在明代以前就存在于坊巷的口语之中了。作为南宋以后的半官方语言的杭州话，一直以来在口语中保留了这么一种历史的延续。

第二类杭州话是指以古汉语的书面词进入口语的共十四篇。这也是南宋时期官方语言对杭州本著人自说山话的一种矫枉过正。譬如“幽”、“谪”、“觅”等，以及它们在方言中的几种使用和市井中不同语境的含义变化。为了说明方言在这一面的有根有据，举例力

的说明

求贴近生活，有趣有噱。

第三类的杭州话，共三十九篇。是地方性很强的俚语，譬如“打棚”、“大反山东”，在写出它们市井一面的同时，也写出它们文化的一面。不少词也有一定的文化渊源，譬如“搨”、“滑二”、“豁翎子”等。

第四类是场景式的，共八篇。以杭州话说故事的形式表达，以求说出话题本身所具有的或者所引申的含义。这一类故事的语言和情节都具有一定的漫画式的夸张，和普通话也有相对的可比性。在这一类里，收入了两篇曾在《杭州日报》上刊用过的“杭州话托福考试”的“卷子”，读者在一笑之余，多少也能对方言有一些理解。

《拾萃》收集的是杭州话中比较有特色的、但又不为外地人所轻易理解的词语。这中间有不少的文字，也反映出了市井语言的历史延续性。为此，尽量从明清话本中提供一些实例，佐以认识。

后记《再说杭州话》，力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杭州话作一探讨，给全篇的率性闲适的随笔风格再增添一些自以为是学术性的东西。

本书若有不当之处，还望专家、学者给予指正。

曹晓波

2004年3月5日

“燥话”作序

杭州人说“燥”，很有性情。譬如同事间闲扯起6+1的福利彩票，为了一个五百万的大奖怎么花，各执己见，越扯越玄，越争越凶。结果肝火上行，青筋直暴，伤了和气。事后静心一想，大家都说这是“燥仗”。

“燥”这个字，杭州人读成 sāo，《辞海》注这个音是异读。不过，异读了以后，“燥”的意思还是形容没有水分或者水分很少。由此引申到行为、举止，便是一种活脱脱的干瘪噜苏，缺乏滋润。譬如老婆提议去逛商店，老公说，燥逛我是不去的。老婆说，你不要燥话（这里的“话”杭州人读 wō），要你去，总要给你花钞票的。当然，做老公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。袋儿里要是只有几十块钱，这种逛店，累人累眼，杭州人称为“燥逛”。以“燥”组词，杭州话中还有许多。比如，改了不顺叫“燥改”，没有效益的埋头苦干叫“燥做”，没有伴奏的清唱叫“燥唱”。不胜枚举。

燥到极点，杭州人说是“雪燥”。大概天上的雪到了随风而散，不能场化的时候，便是燥的极点。对此，杭人还有一个说法叫“雪燥刮得”，“雪燥”到这种程度，只能是一种北方的景观，可见此词也是汴京人士偏安以后才有的语言。与“燥”相反的一个词叫“湿”。杭州人说“湿”，又是一种意趣，比如“湿干净”、“湿清爽”，说的都是物事在湿的时候，能呈现出它在视觉上的洁净。但这只是湿的时候，燥了，你看污迹就阡陌纵横地出来了。当然，此“湿”也可以写作“煞”，表达的意思大致一样，说的也都是一种洁净的程度，意境却大相径庭。

“燥”的另一个相反的词，杭州人叫“潮”。一句“潮了”，是对无可挽救的事物最简练的总结。下雨天见了结巴，杭州人会打趣地说“潮了”（cāo liáo）。当结巴的话特别多时，杭州人往往会调侃：今天是不是阴天？“潮”的这种用法，大概和南方多雨、万物容易霉变有关。可见，与“湿”、“潮”相比，“燥”应该是一个好字，至少该有它褒义的一面。有意思的是，在杭州人的方言中，与“燥”组成的词汇，却是以贬义的为多，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方言现象。

北人好扯，南人重矜。“燥”的妙用，大半也是因为杭州人矜中求简、持中求奇的思路。不过，时下流行“燥”，也不尽是潮流一族的创新。早在清朝初期的文坛，有一位雅俗共赏的大名士，在杭城写下一本小说叫《无声戏》，第一回说的是刘貌姑殉情的段子。说到貌姑“扑通”一声投江自尽的时候，

围观者方才知貌姑“那辱骂富翁的招数，不过是顺带公文，燥燥脾胃”。按时下的说法，刘貌姑殉情是真，那些辱骂富翁的话，只是顺手牵羊，燥话了几句罢了。这位用“燥”字入文的大名士叫李渔，也许，这也是“燥”在杭州话中的滥觞。

“燥”有一个褒义的用法，是“豪燥”。你看节日大庆或者西湖博览会期间，公厕门口，长龙似的队伍中，有一个词是杭州人张口就来的：豪燥！“豪”为直爽干脆，“燥”不拖泥带水。俞平伯先生早年在杭州生活，凡是述及杭州城里的文字，多有地方语言的使用。比如他在北京所著的《燕知草》中说：自己懒得动笔，拿起来很费力，放下却很豪燥。朱自清先生极喜欢这种“纯粹口语”，他为此文作序时说：“恕我拟于不伦，（此）像吴山四景园驰名的油酥饼——那饼是入口就化，不留渣滓的。”对于方言的入文和纯方言的写作，朱自清先生也极为赞赏，他在《诵读教学》一文中写道：“赞成以一种方言作为标准语，和欣赏以其他方言进行写作，这似乎有些矛盾，其实是相反相成的。”

如果说，把朱自清先生的这一段文字看做是对方言为文的一种赞赏，下面的一个例子，便是对杭州话的“雾里看花”了。贾平凹先生在《读稿人语》这一篇随笔中说：“一友人游杭州归来，极力夸赞某一公园门口的对联怎么怎么地好。问对联内容，说上联是□□□□□□□，下联是□□□□□□春。只记得最后一个字。”如此读来，这几个缺字的方块，像极《废都》中有意营造的对不洁文字的删削，着实让那些没有到过杭州的人，凭空生出了许多联想。也许贾先生要说的意思是，在文字的概念上或者是语言的表述上，杭州并没有给人留下一些深刻的东西，类似他的家乡商州那种地方语言的风格。

现代人一方面在追求“大”化，以至于世界越来越相接近。另一方面还是欣赏本土的东西，对越来越接近的东西感到不满与反感。这也是现代人的文化特点。相同的城市、相同的服饰、相同的花园，人们还是希望在相同中看到一些不同。这一种可能，大概也只有方言才能承担。

说了这一些，都是“燥话”，还是希望那些到过杭州，或者仍在杭城生活的外地人，读完这一本杭州人写的“燥话”，多少也能得到朱自清先生那种“入口就化”的感觉。

燥话

局

某单位有一位老干部A，在处座的位子上坐了也有不少的年头。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年过半百的时候，却遭人算计，提前出局了。笑提此事，他倒是爽爽朗朗地说：天下人谁能个个识透。有人说老A是被人掘出来的，按他的年纪，位子越高，那退出权力宝座的年纪，折扣是打得越大。比如六十岁这一硬杠子，科长是八五折，处座起码是九折。到了局级，不说是一言九鼎的根基，再次的也能打到九八折。可是老A才五十出头。

老A不语，不语中多少也包含着 he 常说的官场“原则”。他知道这不是铺满苍糠的竹园地里掘春笋，有些事三言两语和局外人说不清楚。说不清楚的“掘”就不叫“掘”了，叫“局”。此“局”也不是打牌常说的“出局”的“局”，它取的是《辞海》中“局”的释义之十：圈套。例词“局诈”、“局骗”，即是以圈套算计他人的专用词语。

《聊斋志异》有“局诈”故事三则，两则讲的是宦海蹇涩，想升官的人多数取了“附贵戚之门”一路。所以，有人单单为此设下了拍案惊奇的圈套，假做引荐，害得痴痴求官者血本无回。古今官场，此事不胜枚举。放长线的，对此戏称投资绩优股；做短线的，便是学那水泊梁山上燕青进京，找的是李师师一路。

不过，杭州人说的“局”和设局的“局”有所不同。虽有“设局”的影子，但一般总是当做动词来使用。这与作为名词的“一局”、“两局”中“局”的使用更有本质上的区别。这一种用法，可以看做“局”在《辞海》中的另一种释义“狭隘、拘泥”中引申出来的“逼迫”的意思。

把“局”当做动词直接进入杭州话的，要算是明朝隆庆年间的仁和人民

○于是，本可做得灵隐寺第二梯队的道济，便向主持要回了度牒，直奔南屏山净慈寺，投奔明德长老去了。道济踉踉跄跄奔了九里松，走曲院，过苏堤，一路上有人问起，他必说，弟子被人局出来了。

沈孟拌了。他所著的《钱塘渔隐济颠师语录》中，讲到道济出家灵隐寺，因疯癫出名，惹是生非，寺内众僧怒不堪言。某日，晨课后众僧一起计较，“怎生逐得他出去？”此时，监寺走来，出了一个主意，他说，众人力推，要道济当个“盐菜化主”。因为此职在灵隐寺中最难担当，一般的和尚难免失职。能干的和尚，天长日久，也会生出万分的厌恶。于是众僧好酒迎合道济，灌得他稀里糊涂，席间大家连哄带骗外加央求，道济一时心软，便慷慨应了此事。待到酒醒，道济懊丧万分，他坐在灵隐的白乐桥头，面对着南高峰上满目的翠绿，高叫一声：“这伙秃驴合成圈套，明是局我出去。”罢了罢了，不做这盐菜化主了。

于是，本可做得灵隐寺第二梯队的道济，便向主持要回了度牒，直奔南屏山净慈寺，投奔明德长老去了。道济踉踉跄跄奔了九里松，走曲院，过苏堤，一路上有人问起，他必说，弟子被人局出来了。这位道济，便是后来名声显赫的济公活佛。

再回过头来说老A，这仁兄官场半生，万事较真，原本事事也可以做到明哲保身，但求无过。他却事无巨细好劳心，害得想“上进”的人原地踏步。凡是“群众”拥护的，老A有时也要反对，他说他是出于公心。大家却说这种鬼话如今只能哄哄幼稚园的伢儿。后来老A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毛病，杆儿细了，有点儿像没人看好的垃圾股。觊觎他的人便团结了要紧关头的几个“群众”，巧借了一场东风，局得老A坐了“白乐桥的栏杆”。

看来能形成局势的，不只是庙里的长老，有时还有身边耐不住寂寞的众僧。做人要是做到了这么一种地步，太累，还是学学济公，退出算了。